復宿山房集

卷九之十

講

復宿山房集卷之九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講章三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因僭稱王謚曰惠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因感其禮意之誠而往見之亦冀其道之行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長老之稱惠王一見孟子便慰勞之曰自鄒至梁許遠道路叟今不憚千里而來亦將有深謀遠計可以富國强兵利於寡人之社稷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對王欲圖國事何便以利爲言治國之道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君所以君國子民立綱陳紀惟有兩者此外更無别法舍此不言而言利豈予千里見王之心哉此二句一章大指下文乃詳言其事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

征字解作取字饜是滿足之意承上文言所謂何必曰利者蓋以王乃一國之主王若惟利是求曰何以利吾國利端一開衆皆視效大夫便求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便求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弑奪之禍將作國從此危矣萬乘之國乃天子所有公卿思起而奪之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乃諸侯所有大夫思起而奪之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大夫天子萬乘公卿得千乘焉諸侯千乘大夫得百乘焉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所得已不爲不多

矣安分知足此正人臣之義也苟或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止知有利欲而不知有綱常公卿不盡奪天子大夫不盡奪諸侯其貪得之心未肯自以爲饜足也國豈有不危者哉夫以君一求利而臣下效之遂啓弑奪之禍如此亦可畏矣王豈可以此爲言乎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一節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說遺是棄後是不着緊孟子言我所謂亦有仁義者蓋以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未見有好仁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也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君未見有好義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也人君誠能躬行仁義以化下則舉國之人是忠臣孝子皆親戴於我其爲國家之利大矣豈可舍此而更求所謂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義有莫大之利則天理人欲之間關繫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爲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啓危亡之禍哉按當是時王道不明人

心陷溺游士爭以功利之說阿順諸侯干進苟合而孟子獨舉仁義爲言所以遏人欲之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其有功世道大矣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讀者宜詳味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一節

沼是池鴻是鴈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孟子初見梁王既告以仁義之道過日又往見之正遇惠王在囿中游賞立於池沼之上觀鴻鴈麋鹿玩物適情一見孟子自知所樂之不正有慙媿之意因問此臺池鳥獸在古之賢君以此爲樂否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一節

孟子對人同此情則同此樂惟賢君在上民心懽感和氣流通然後能享此臺池鳥獸之樂若夫不賢之君民心離而國勢蹙雖有此臺池鳥獸不能享其樂也蓋好樂雖同有能享與不能享之異惟視民心得失何如耳故下文遂詳言其事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一節

此一節引詩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經是量度營是謀爲攻是治亟是速麀鹿是牝鹿伏是馴伏濯濯是肥澤鶴鶴是潔白物是滿古之人指文王

偕樂是與之共樂孟子又告梁惠王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蓋嘗考之詩大雅靈臺之篇有云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謀衆百姓已來攻治不待終日而遂成之雖文王心恐勞民戒令勿急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其臺既成臺下有囿文王在於靈囿則見麀鹿馴伏而不驚麀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潔白若是其可愛焉囿中有沼文王在於靈沼則見魚之躍者充滿于池中若是其衆多焉觀詩所言文王用百姓之力築土爲臺鑿地爲沼民不惟不以爲勞而反歡樂之稱其臺爲靈臺稱其沼爲靈沼加之以美名言其成就之速似神靈之所爲又樂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魚鱉而嘆美之無已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其故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愛養下民使百姓飽食煖衣安居樂業所以百姓懽欣愛戴樂其有此臺池鳥獸而文王亦得享其樂也蓋君民一體君有愛民之心民自有愛君之心君能樂民之樂民自樂君之樂所謂賢者而後樂此此非其明徵也哉

湯誓曰時日害喪一節

此一節引書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湯誓是商書篇名時字解作是字害是何孟子又告惠王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蓋嘗考之湯誓矣昔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目之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夫爲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違怨咀呪欲與之俱亡當此之時雖有臺池鳥獸皆非已之所能保安能晏然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此我所以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由此觀之人君惟患獨樂而不恤其民耳使能與民同樂亦當如文王之得民心而頌聲作矣何害其爲樂也然游觀之樂固聖王所不廢而于游于佚則恒以爲戒焉蓋玩物易以喪志而耽於逸樂未有不至於病民者故臺沼雖設而文王方且視民如傷不遑暇食則其憂勤之心可想矣夏桀荒於宴樂遂至瓊宮瑤臺竭天下之財力以自奉叢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一節

河內河東是魏地凶是年歲饑荒昔梁惠王自負

其恤民之政因誇示於孟子言人君治國以恤民爲先而恤民以救荒爲急若寡人之治國也慮周於四境志切於窮民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時乎河內年歲凶荒或遇河東收成則移其民之少壯者於河東使之就食將河東之粟運於河內以養贍老幼之不能動移者或遇河東凶荒幸而河內收成則移民河內移粟河東依前法而行我徧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時然皆漫無料理未有如寡人用心者宜乎寡人之民生聚長養多於鄰國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於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雖荒政所不廢然不過一時權宜之術而已惠王遽以是爲盡心欲求勝於鄰國其所見者小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一節

喻是比喻塡然是鼓聲直字解作但字孟子因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喻以曉之言王素好戰鬬之事請卽以戰爲比喻夫戰者兩軍相當塡然鼓之兵刃旣接勝敗分矣敗者拋棄甲冑拖曳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百步而後止者或有走五十步而後止者走五十步者笑百步者以爲無勇則王以

爲何如惠王言不可走五十步但未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言王若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蓋治國以王道爲極猶戰者以克敵爲能今鄰國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爲差勝然其不能行王道則一而已矣比之戰敗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誠能力行王政則民不求多而自多國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一節

農時是耕耘收穫之時罟是魚網數罟是密網洿池是窊下聚水之處憾字解作恨字孟子又告梁惠王治國莫要於王政王政必先於養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樽節愛養之宜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愛惜民力勿妨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南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洿池乃魚鼈所聚必禁絕密網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川澤不竭於漁而魚鼈不可勝食矣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蘖得有所養而材木不可勝用矣穀與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願祭祀棺槨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盡其情是民養生喪死兩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可立教化自此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惡字解作何字孟子又告梁惠王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殺今主以虐政殺人非爲民父母之道矣且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與人無預人之見者猶且惡之況民者君之赤子爲民父母者固當愛之而不忍傷也乃今恣行虐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是不忍於獸之相食而忍於食人其視赤子之軀命反犬馬之不如矣殘忍如此何在其爲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如作俑者其無後乎一節

俑是從葬木偶人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名曰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能轉動跳躍故名曰俑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發其不忍之心聞仲尼有云仁者必有後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無後乎夫仲

尼所以深惡作俑之人者爲何蓋因其象生人之形用爲送死之具其造意殘忍故也夫象人以從葬非眞致人於死仲尼猶且惡之況實以虐政殘民使民饑餓而死其爲不仁尤甚於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由此而觀人君之所自奉者不過庖肉廐馬而已而其弊遂至於率獸食人使厚斂之虐同於操刃不仁之禍浮於作俑則奢欲之爲害豈不大哉人君能以此言體察民情必且惻然勤念凡所以約已裕民者當無所不用其至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一節

彼指敵國而言孟子又告梁惠王我謂制挺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非獨恃我能勝彼彼固有可乘之釁也彼國煩刑重斂行政不仁將百姓務農時候妨悞使不得深耕易耨盡力於農事以養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凍餓衣食無所仰給兄弟妻子離散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何暇修孝弟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承上文言彼國暴虐其民使之凍餓離散如陷之於阱溺之於水其結怨於民也深矣吾王又此時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聞王師欣然樂歸於我誰肯爲彼用命而與王拒敵哉此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承上文言以秦楚之强不敢與王爲敵則爲王於天下不難矣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君有仁德則可以聯屬人心屈服一世有不戰戰必勝矣誰能與之敵者知此則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亦有見於此耳王請勿以斯言爲疑斷然以仁政爲必可行王業爲必可致則民心得而國勢振尚何先王之耻不可雪哉按此章惠王之志在於報怨而孟子之論在於救民蓋能救民則怨不期報而自報不能救民而徒志於報怨兵連禍結怨終不可報而喪敗愈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貴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遠圖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是惠王子名赫此見亦非徒然意以仁義之道不得行於其父者或冀其可行於子也

出語人曰一節

出是孟子退而就館之時語告也望是遠觀就是近視卒然是急遽之貌問是襄王問也定是安定干戈不作之謂惡乎定問如何而後安定也定於一是天下歸于一統意此既見而出告語人也曰吾向之見襄王也望其能有爲也乃今觀其容貌不見端重遠無可象之儀不見尊嚴近無可畏之威且其詞氣躁率卒然問曰天下將惡乎定吾對曰必定於天下之一統也蓋征伐之權自天子出然後干戈息而戰爭平天下自定矣

孰能一之

孰字解作誰字指列國之君言能字便有專尚力意襄王問當今諸侯勢均力敵誰能芟除羣雄合區宇而一之乎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字解作好字殺人凡爲虐政以致民於死者皆是吾對曰誠有不好殺人之君則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自能萃天下之渙而一之矣

孰能與之

與是歸往梁襄王又問孟子言天下可定于一當今列國之民各有統屬誰肯舍其主而來歸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節

周時七八月即今之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雲盛之貌沛然是雨盛之貌渟然是忽然興起之貌禦字解作止字牧是牧養君以養民爲職故曰人牧領是頸孟子言民罔常懷懷於有德當今天下百姓無不願去暴而歸仁者也王知夫苗之爲性乎當夫七八月之間天氣亢旱禾苗枯槁正是望雨之時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天澤一降而苗之枯槁者隨即渟然而興起矣其發生之速如此誰得而禦止之乎方今天下牧民之君視民命如草芥驅生靈於鋒刃民不堪其虐久矣未曾見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主出於其間則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如旱苗之望雨莫不延頸舉首而願戴之以爲君矣望之如此其切則歸附之誠自不容已其勢殆如水之就下沛然直前雖封疆不能爲之阻法制不能爲之禁也誰得而禦之哉此所以天下莫不與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歷觀前代受命之主大抵皆由不嗜殺人而興秦雖以暴虐得之然不再傳而遂亡及漢高代之以寬仁始成帝業孟子之言驗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一節

胡齕是齊臣釁是釁郤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謂之釁鐘觳觫是恐懼貌齊宣王因孟子言保民可以致王遂將自已問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愛百姓否乎孟子對以可齊宣王問何由知我可以保民孟子對臣會聞王之臣胡齕有言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問言牽牛將欲何往牽牛者對言新鑄鐘成將殺此牛取血以塗其釁郤也王曰舍之我不忍見其觳觫怕死之狀平白無罪而遂就於死地也牽牛者言王既不忍殺牛則將廢釁鐘之事乎王言鐘已鑄成何可廢也但以羊代之則鐘亦可釁豈獨牛可用乎臣所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一節

因孟子述胡齕之言爲問愛是吝惜之意齊宣王因孟子遂就其善念而開乃言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就其善念而開導之言天下萬事萬化皆本於一心即王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不難矣百姓識見短淺見王愛此一牛道是吝惜財費而然臣體王之心而知其慈愛惻怛全出

於不忍之一念也能由此一念而遂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於致王何有哉夫宣王愛牛之心偶發於一時之感而孟子遂許其可以保民又直指其心爲不忍啓發其善端而引之於至治眞善於開悟人主者矣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一節

詩是小雅巧言之篇夫子指孟子戚戚是心中感動之意齊宣王有感於孟子之言欣然而悅道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人藏其心難可測度詩言人心可以測度而知正先生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乃我所行之事反而求其所以處之之法將我念頭茫然思索不起先生乃推出我心是見牛未見羊之故於是我前日不忍之念復戚戚然而萌動而堂下觳觫光景宛然如在目前此非先生能忖度之則我何自而得其心哉然此心不過愛及一牛而已先生乃謂此心足以致王不知其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乎齊王此言雖於其本心之良略能察識然猶未知反其本而擴充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一節

復是稟白秋毫是鳥獸之毛至秋而冗細小而難

見者輿薪是以車載薪大而易見者今恩以下是
孟子之言孟子因齊王未知推心之術乃先設事
以難之言今有稟白於王者言我之力能舉百鈞
之重而於一羽之輕却不能舉明察秋毫之末而
於輿薪之大却不能見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
齊宣王荅言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
能見大者也孟子遂曉之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
王無難事矣蓋物雖當愛而較之於民其勢稍緩
用愛頗難若民則與我同類而相親其勢甚切而
加恩甚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恩足以及禽獸其

於保民之政宜所優爲而德澤乃不加於百姓是
能其緩且難者所謂舉百鈞察秋毫也不能其切
且易者所謂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獨何故歟然
則一羽之不舉非力不足也但不肯用力以舉之
耳輿薪之不見非明不足也但不肯用明以視之
耳百姓之不見保非恩不足也但不肯用恩以恤
之耳夫不肯用恩以保民則王業何由而成故王
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能
也若肯爲之則取諸愛牛之心一推廣而有餘又
何百姓之不可保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節

老是尊事之意吾老人之老皆指父兄而言幼是撫育之意吾幼人之幼皆指子弟而言運於掌是近而易行之意詩是大雅思齊之篇刑是法寡妻是謙稱寡德之妻御字解作治字孟子又告齊宣王我謂王之不王是不爲非不能者亦有見於推恩之甚易耳且如我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卽推老老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皆得以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慈愛之卽推幼幼之心以及於民使百姓皆得以慈愛其子弟如此則舉天下之老者幼者無一人不被我之恩澤而以之措置一世就如運之於掌上何難之有詩大雅頌美文王之德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夫寡妻兄弟家邦其勢至渙散矣而文王獨能以一身聯屬之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者皆由於此但舉此心以加之於彼而已故爲人君者誠能推廣此心之恩則包含徧覆雖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難不能推廣此心之恩則衆叛親離雖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況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於人而非

後世所能及者別無他道只是善推此心由親親推之以及於仁民由仁民推之以及於愛物施爲先後之間能不失其當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倒行而逆施與古人之善推所爲者大相反矣是果何謂也哉

權然後知輕重一節

權是秤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上度字是丈尺下度字是稱量之意孟子因宣王昧於推恩復曉之言吾王所以推恩之無序者殆未嘗度之於心故耳且如天下之物有輕重之難齊者必須以秤稱之而後可知有長短之不一者必須以丈尺量之而後可見舉一物而推之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則皆必有資於權度若人之一心萬理畢具於凡應事接物之際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尤有甚於物者蓋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差而已設使心無權度就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將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顛倒錯亂不可勝言豈但一物之失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于百姓是其愛物之心反重且長仁民之心反輕且短失平甚矣請王試稱量之民與物孰重而孰輕愛民與愛物當孰長而孰短

庶吾心之權度不差而施恩必自有其序矣尚何百姓之不可保哉孟子於宣王前既告之以推心此又啓之以度心蓋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必權度之審而後推行之當不但加恩民物當知所稱量凡斟酌治道鑒別人才以至於賞罰舉錯皆有權度存乎其間有經世宰物之責者不可以不察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一節

鄒楚是二國名齊宣王因孟子言其興兵以圖大業難遂所欲乃問自古圖王定霸皆賴甲兵之力而成今言我興兵圖事如緣木求魚必不可得豈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興兵構怨關繫利害不小比緣木求魚更加甚焉蓋緣木求魚雖不能得魚後來無災禍使以興兵構怨之所爲求遂霸王之大欲盡心竭力不顧艱險而爲之後來非惟無以成功且將至於取禍大有可憂者矣宣王因問後災之說可得而聞之乎孟子言王欲知後災當審國勢且如鄒國與楚國交戰以王評論兩家誰勝宣王言楚人必勝孟子言王既知鄒不能敵楚則可見國之大者爲勝而小固不可以敵大兵之衆者爲勝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力之强者爲勝而弱

固不可以敵强理勢較然矣今海内之地以大約計之每一方而千里者共有九區除秦楚燕趙諸國各占一區集合齊地而筭之不過千里是於天下九分之中方得其一分耳王欲以齊千里之一分而服海内之八國其强弱衆寡勢不相當如以鄒敵楚必不能勝以至於敗不可爲之寒心哉我所謂必有後災如此王必欲臣服海内固不在恃甲兵以求勝惟當反求其本以仁心行仁政而已能反其本則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於王天下何有哉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一節

恒產是人常久之產業恒心是人常有之善心不知而誤墮其中曰陷罔是欺罔齊宣王聞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於心遂致其求教之誠言王天下之大道不外於仁政但資質昏昧不能遽然進於此道願夫子輔導我之志意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明白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而爲之一一見之於施行以求不負夫子之教焉孟子言仁政莫先養民養民莫先制產蓋人須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無常產而能有常心者惟是從

事學問習知禮義之士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無衣食之常產即無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義之心將恣情縱欲蕩然於禮法之外凡放辟邪侈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而犯法者衆矣爲人君者平時不能養民及至陷民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以刑是網羅愚民欺其無知而陷害之也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爲心者而肯爲此罔民之事乎吾王欲行仁政其於制民之產誠有不容緩者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節

此一節制民常產之法孟子又告齊宣王仁政之本固在制民之產而制產之法其事無難但將小民田里樹畜之利定經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其宅舍圍牆下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誤孕字之時則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耕種收穫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八口之家皆有養贍可無饑餒之患矣恒產既制則恒心可生由是設爲庠序而愼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以孝悌兩端申

重反覆極其告諭之詳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爲代勞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人君定制立法至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饑不寒而又知孝悌之義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涖中國而撫四夷不難矣謂不能爲王於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正以此區區霸功何足道哉按此章齊王所問者霸功而孟子則告以王道至論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齊王不忍觳觫之牛非無此心但不能察識而擴充之故孟子反覆曉告自其愛物之心啓之以仁民又推仁民之政不外於制產所以崇王道而黜霸功者意獨至矣有志於保民者宜深念焉

復宿山房集卷之九終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講章四

孟子

莊暴見孟子曰一節

莊暴是齊臣庶幾是可近於治之意齊臣莊暴來見孟子因述齊宣王之所好私相評論言暴昔者進見於王王自以其情直告於暴言喜好音樂暴於此時既不敢謂其所好爲是又不敢謂其所好爲非可否有難於言因未有以對也不知好樂何

如果有害於治乎抑無害於治乎孟子對好樂庸何傷哉特患王好之未甚耳誠使王之好樂能由一念欣喜之情推而廣之直至舉一國而和平然後已其好之甚如此則齊國駸駸然有興起之勢庶幾可望於治矣汝何不以此而對王乎

他日見於王曰一節

孟子以好樂之甚啓發莊暴因暴不能復問以達其意他日乃入見於王而問之王曾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齊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覺慙愧乃勃然變色而應之曰樂固不同有先王之樂有世俗之樂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咸英韶濩古先聖王所作之樂也但好世俗之樂若鍾鼓管籥之類取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爲夫子道哉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言王無謂世俗之樂爲不足好誠使好之之甚不徒嗜其音而深會其意務使歡欣交暢和氣充周則平心宣化之治皆由此出而齊國庶幾可望治矣何獨古樂之可好乎蓋先王之樂固此聲音此和理也世俗之樂亦此聲音此和理也今樂與古樂一而已矣吾王欲審其所好惟在甚不甚之間何至以今樂爲慙乎然今樂古

樂其實不同孟子之言特欲開導齊王之善心而勸之使與民同樂故其言如此要之公理之在人心誠不以古今而有異也論治者宜於此究心焉

曰可得聞與一節

齊宣王因問好樂之所以通於治道者其說可得聞乎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乃先以常情提醒之言作樂爲樂一也有獨自爲樂者有與人共樂者王以爲孰樂乎齊王言獨自爲樂其樂止於一已而已若彼此交懽情意舒暢固不若與人之爲樂也孟子又問與人共樂一也有與少爲樂者有與衆爲樂者王以爲孰樂乎齊王言與少爲樂其樂止於數人而已若人人懽洽和氣流通固不若與衆之爲樂也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乃人之常情也齊王既知乎此使能推好樂之心以及於一國之衆則可謂好之甚矣而齊國安有不治者哉

臣請爲王言樂一節

鐘鼓管籥是樂器疾首蹙頞是愁苦之貌羽旄是旌旗之類孟子因齊王論樂之明遂引而進之言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

之公私得失從可知矣臣請爲王一一言之可乎
今王爲鼓樂之樂於此百姓聽王所擊鐘鼓之聲
與所吹管籥之音人人疾首蹙頞私相告訴吾王
之好鼓樂何等欣喜奈何使我輩到窮困之地以
父子則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則離散而略不關
心乎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聞王車馬馳驟
之音見王羽旄繽紛之美人人疾首蹙頞私相告
訴吾王之好田獵何等快意奈何使我輩到窮困
之地以父子則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則離散而
略不動念乎夫百姓所以如此嗟怨無他故良由
王獨樂其身而不能推此心以惠養下民使與已
同樂故其愁苦之情因感而切自不覺其嗟怨若
此耳王如好樂豈可獨樂而不恤其民哉按此疾
首蹙頞數語說小民怨苦情狀宛然可掬爲人君
者能以此軫念民瘼常若見其愁痛之色聞其咨
嗟之聲則所以振救之者當無不至而自不忍于
獨樂矣

今王鼓樂於此一節

此一節是與民同樂之事孟子又告齊宣王吾王
獨樂而不恤其民固宜致民之怨矣今王鼓樂於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强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發舒其性情而爲此鼓樂之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懽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强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振作其精神而爲此田獵之樂也夫鼓樂田獵非異於前日也百姓見之而欣幸者豈有他故良由於王不私其身而能推此心以與民同樂使之各得其所故其愛戴之念切於中來自不覺其欣幸之著此耳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夫觀民情之憂喜惟繫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以及於民使之各安其生各樂其業則天下之民皆將聞風而來歸矣有不可以統一海內而成王業哉所謂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何疑於今樂古樂之不同乎由此章而觀民情得所則喜失所則悲喜則欣欣相告有盛世熙皞氣象悲則疾首蹙頞爲衰世亂離光景一念之公私少異而民情苦樂頓殊是以古聖王之於民務生養安全不使有一夫之不獲誠知所重

也願治者宜深省於斯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一節

囿是蕃育鳥獸之所芻是草蕘是薪戰國之時諸侯務侈大其園囿以自樂一日齊宣王問孟子聞文王之囿周圍七十里廣大果有之乎孟子對言古書所載容或有此說也齊王問囿固如此其大乎孟子言在王若以爲大當時之民猶嫌其爲小也齊王言寡人有囿周圍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周甚狹矣乃百姓猶嫌其爲大何也孟子對言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而實未嘗以爲已私囿中草木不禁民之樵採凡刈草者刈薪者得往入其中焉囿中鳥獸不禁民之射獵凡逐雉者逐兎者得往入其中焉舉凡囿中所有無一物不與百姓同之以一國之民而共此七十里之囿物產有限取用無窮民以爲小不亦宜乎按書稱文王罔盤於游畋其囿必無如是之大孟子不明辨其制之廣狹而但言其公利於民蓋能與民共其利則必不以苑囿爲已私而縱游畋之樂可知矣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一節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爲關阱是掘地爲坑以陷獸

者孟子又告齊宣王言文王之囿惟其公之於民故民以爲小若王之囿民以爲大者豈無其故哉臣始初來至王之境界不敢遽入其國必問國之大禁知所迴避然後敢入臣聞國門之外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畜有麋鹿禁人射獵若有人射殺其麋鹿者與殺人同罪責之抵命而後已夫人之所畏莫甚於死今殺一麋鹿罪如殺人則是方四十里徧設坑阱於國中而故陷民於死地也其爲民害如此民皆恐恐然懼禍之及已方將遠避之不暇其以爲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矣在文王有之以爲民利而齊王有之遂以爲民害蓋古人之囿但用爲講武之地而志不在於從禽故其利歸之民後世則驅騖馳騁專以供游獵之娛故其利擅之於上而麋鹿爲重民命爲輕矣明王好尚可不謹哉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一節

葛是湯時小國昆夷是四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虜種類勾踐是越王名齊宣王問孟子言鄰國壤地相接勢易啓爭茲欲與之交好果有道乎孟子對言講信修睦國之大事誠有其道大凡爲大國多

恃其强盛侵陵小國惟是仁者度量寛洪誠意惻
怛全無計較爾我之私爲能以大事小而盡其撫
字之理求之古人若成湯是大國反遺葛伯以牛
羊文王是大國不能絶昆夷之慍怒是以大事小
之明驗誠非仁者不能也爲小國多不審已量力
挑釁大國惟是智者通曉義理酌量時勢有知彼
知已之明爲能以小事大而盡其恭順之理求之
古人太王爲獯鬻所侵而事以皮幣勾踐爲吳所
敗而請爲臣妾是以小事大之明驗誠非智者不
能也吾王欲交鄰國能自處以仁智之道則事大

恤小無一之不善而鄰國安有不睦者哉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一節

天指理言詩是周頌我將之篇孟子又告齊宣王
交鄰之道固在於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當事小
之當恤莫非天理之所當然在仁智亦惟各盡其
道而已故自以大事小者而言忘其勢之在已而
誠心愛人自然合理是有優容之大度能樂天者
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順其勢之在人而安分自
守不敢違理是有敬慎之小心能畏天者也仁者
惟其樂天故其心與天爲一而包含徧覆無一物

之不容四海雖大皆在吾統御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乎智者惟其畏天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敢忽敵國雖强而在我無可乘之釁矣有不足以保其國乎何以見畏天者能保其國詩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嚴不敢違逆於是可以保守天命而不失此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於一理而國與天下由此可保則交鄰之道誠莫善於此矣王可不思所以自盡哉

王曰太哉言矣一節

氣稟有偏曰疾撫劒是按劒在手齊宣王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因嘆美之言夫子論交鄰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眞可謂大哉言矣但寡人有病恐不能奉行此言寡人素性好勇剛而難犯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國侵陵常不能忍耐如何行仁智之事孟子對言好勇無傷但勇有小大之分耳王請勿好小勇夫所謂小勇者激於一時之怒按劒在手張目疾視曰何人敢與我爲敵哉此匹夫之勇憑恃其血氣僅可以敵一人者也帝王之勇不如此王如好勇請廓而

大之振其天德之剛發於義理之正務使氣懾萬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匹區區之小忿焉何至以好勇爲病乎當是時列國紛爭率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暴救民倡大義於天下者故孟子於齊王因其機而導之如此昔文王尚紂力能格獸天下咸苦其殘項王舉鼎拔山卒爲漢高所蹙然則匹夫之勇誠非帝王之所宜尚也

詩云王赫斯怒一節

此一節是引詩而明文王之大勇赫是赫然盛怒之貌爰字解作於字旅是衆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詩作旅字文王時密國之人恃强侵陵阮國直至共地文王因舉兵往伐其衆所以道以遏徂旅篤是厚祜是福對是合孟子又告齊宣王臣謂吾王當以大勇爲好蓋嘗亘觀於文王之事矣詩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違距王命侵阮而往至于共王乃赫然奮怒于是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使不得擾我疆境于以奠安社稷而篤厚周家之福于以慰撫百姓而荅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是興兵伐密文王之所以爲勇者也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之亂遂使强不得陵弱衆不

得暴寡而天下之民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其大也哉

書曰天降下民一節

此一節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勇寵是寵任越字解作過字衡行是不順道理而行耻是憤怒之意孟子又告齊宣王臣所謂大勇不但徵之于文王又嘗觀于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於是立我爲君以治之立我爲師以教之其意但欲我替天行道以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授我以君師之任而寵異之於四方也我既受天之命則凡有罪者惟我得誅之無罪者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當時商紂以一人而恣爲無道横行于天下武王輒引以爲已罪不勝憤耻因舉兵而討之是武王之所以爲勇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商紂之暴遂能綏定四方君師億兆而天下之民賴之以安其勇何如其大也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節

夫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當今之世暴虐無道者多矣吾王誠能法文武之所爲亦

奮然一怒于以除殘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則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就如拯已于水火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正臣所謂帝王之大勇異于匹夫者也何可以好勇爲病乎按此章前論仁智主於事大恤小後論大勇主於除暴安民其勢若相反者然大勇實不出於仁智之外蓋仁者雖能恤小而不肯養亂以殘民智者雖能事大而必思自强以立國其理實相資而不可闕者宋臣司馬光謂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卽此意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一節

景公是齊之先君晏子是景公之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遭是循放是至瑯琊是齊東南境上邑名孟子勸齊宣王與民同樂恐其不能行已之言乃舉其先世行事以告之臣謂公樂可以致王不敢遠徵諸古卽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日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言省方觀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遭海濱而南行直至瑯琊境上思昔先王游觀當時以爲盛典後世以爲美談吾當何修何爲而可以比於先王之行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一節

適是往省是巡視斂是收穫夏諺是夏時俗語豫是行樂之意度是法則晏子因景公之問遂賛美之言游觀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獨有志於復古欲法先王之所爲善哉問也試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三年一適諸侯之國謂之巡狩者是巡察諸侯所守之境土而考其政事之修廢也諸侯六年一朝於天子之國謂之述職者是陳述自已所受之職業以待天子之黜陟也天子諸侯一往一來皆有事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春焉省民之耕察其中牛種有不足則發倉廩以

補之秋焉省民之斂察其中收穫有不給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此於畿内諸侯行此於國中其惓惓爲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諺語有云吾民以休以助全賴吾王遊豫而然若吾王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民何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一豫則吾民之不足不給者何得蒙上之助吾王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四方諸侯取法莫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者斯世斯民何其幸乎觀夏諺所云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爲不虛矣此先王遊觀之善而爲吾君之所當法者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一節

大戒是大出命令舍是止宿興發是開發倉廩招是舜樂名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故因以取義詩是樂歌畜字解作止字尤是罪過好是忠愛之意景公一聞晏子之言心中感悅欣然以今時之弊爲必可去先王之法爲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曉告國人示以更化圖新之意因不敢安處深宮出而居郊外以親察農民之疾苦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其不足而於晏子之言果一一見之於行事矣既乃召太師而命之言君臣相得自古爲難我今喜得晏子而聞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悅如此將此懽樂之情宣播音樂以彰一時明良之盛可焉其所作之樂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蓋徵音屬事而景公大戒出舍事已治矣故有取於徵謂之徵招角音屬民而景公興廢補助民已安矣故有取於角謂之角招其樂中歌詞道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于招尤取罪也夫人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今能畜止其君使無流連荒亡正是望其君爲堯舜之君忠愛之至者也好君如此且當

感悟君心引之當道夫何罪過之有哉觀景公能悅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王能行臣之言與民同樂豈有不足以致王者乎按此章孟子於齊王勸之與民同樂則示以君民一體之情勸之遠法先王則要諸君臣相悅之盛蓋必君臣相得諫行而言聽然後膏澤下究政善而民安使或君臣之間志意未合則弊政日積善言罔聞求以保民致治豈不難哉明主所宜深念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二節

太王是公劉九世孫名亶父號古公至周武王追

追上尊號爲太王朝是早率是循滸是水之涯岸岐是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姜女是太王之妃聿是語詞胥是相宇是居曠是孤單之意齊王因孟子舉公劉之事勸使公利于民猶恐其不能行乃又輸情道寡人不但好貨更有一病喜好女色惟其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好色亦無妨昔者太王曾好色喜愛其妃觀詩經大雅緜之篇有云古公亶父爲狄人所侵意欲遷國避難乃於明朝策馬而走順西河邊岸經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城

邑以爲止居之所由詩之言觀之可見太王喜愛姜女而以配匹爲重也但太王不獨自有配匹而已當時舉國之中女子皆得以嫁而內無怨女男子皆得以婚而外無曠夫則是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于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婚姻各及其時如此也王如好色誠能倣太王遺意而與百姓同之保全其室家完聚其夫婦使無怨女曠夫之嘆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我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能推好色之心便可以王天下則好色又何足爲病乎按此章孟子於齊王因其毁明堂而勸之以行王政因其好貨色而勸之以體民情蓋貨財妻子人心所同但在上者知有已而不知有民於是有府庫充盈而閭閻不免於空竭嬪嬙衆盛而婦子不免於流離者矣誠體民情則必能行王政能行王政則自可以朝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可毁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一節

喬木是多年大木世臣是累世勳舊之臣親臣是君所親信之臣昔者是昨日亡去是失去之意孟子因齊宣王待臣疎薄一日進見而諷之言大凡

人君繼世而有國者其基業相承已非一代必有多年喬木累世舊臣但故國所以得名不爲有喬木正以有世臣之謂也喬木有無何足爲輕重惟是老成故舊之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上而國運賴之以匡扶下而人心賴之以繫屬是故國之所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欲有世臣須有親臣以今王無親臣矣蓋親臣日在左右視如腹心時刻不可少王昨日所進用今日有走去而尚不知者則無親信之臣可知既無親臣安望他日有世臣乎然則齊之不爲故國明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一節

舍是舍置不得已是勢不能已之意踰是踰越疏是疎遠戚字解作親字齊王因孟子譏已無親臣解說此亡去者皆是不才之人我始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不以其去爲意耳我今當何如可以預知其不才遂舍之而不用使所用皆賢乎孟子對言人君用人與其悔之於後莫若謹之於始是以國君進賢將用未用之際其難其慎審之又審似勢之所迫不得不用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尊親親乃國家體統之常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

日後必別求甲而賢者用之是使甲者得以越尊者失尊甲之序矣今日所親者未必賢日後必求疎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越親者失親疎之等矣一舉措之間而所關於國體甚大是安可以不慎乎始進能慎則所進皆賢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自可無後日之悔矣工何以不知人爲患哉

左右皆曰可殺一節

孟子又告齊宣王言人君進退人才固當審察公論以致其慎重之意矣至於用刑不可不謹有人於此左右皆說可殺不遽然聽信衆大夫皆說可殺不遽然聽信何也誠恐其有私怨也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爲可殺其言宜可信矣但世間有無罪無辜而虛被惡名者安知國人之所謂可殺者非此之類歟於是又從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審其情實必得情眞罪當是可殺之人然後從而殺之決斷雖在於君而公論實出於國人所以曰是國人殺之明其犯衆人之公惡而非一已之私也以此用刑就如不得已而然者又何其慎之至乎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承上文言人君用舍刑殺一惟決於衆論之公如

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有以大順乎民心矣不可以爲民之父母乎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將永孚於休矣尚何故國之不可保哉按此章論世臣既推本於親臣又因論親臣而推本於公論蓋人君任賢必簡擇公而後舉用當舉用當而後信任可專信任專而後付託可久若輕以一人之言譽而用之又輕以一人之言毀而棄之則愛憎之言得行用舍之權倒置賢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賢而後日之悔有不可勝言者明主宜致審於斯焉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一節

巨室是高大之宮室工師是匠作之長勝是堪荷之意斲是斲削夫人指賢者姑字解作且字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圖治一日進見而諷之言人君任賢以治國如用木以治室王欲建造高大宮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遣命工師採取大木以充其用工師採得大木則王欣然而喜道可以爲梁棟能勝巨室之任也倘匠人誤加斧斤斲削短小則王艴然大怒損壞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於賢人爲

國家之楨幹當其幼時所講明者是聖賢道理帝王事功正欲待其壯年遭時遇主一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吾王於此不思大用以盡其材教以舍置汝之所學而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乃修齊治平之具而王之所好者不過權謀功利之私而已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不肯小用一木之材而小用賢者之道則何其任賢不如任木也哉王誠比類而觀之則知任賢圖治之要矣

齊人伐燕勝之一節

伐國而俘虜其民曰取十日爲一句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因乘其釁而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乃問計於孟子言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當爲我所有矣或言利不可貪勸寡人莫取或言機不可失勸寡人取之衆論不一莫知適從自寡人論之齊與燕同一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不待曠日持久五旬之內即收戰勝之功縱使將勇兵强賴有人力未必成功之速遽至於此殆天意有在陰助而默相之耳天既以燕與我我

反棄而不取必受其殃茲欲從而取之可與不可夫子以爲何如齊王本意在於取燕特欲借孟子之言以自決耳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一節

孟子對天意之去就難知民心之從違易見王欲取燕惟決諸民心而已誠使取燕而燕民喜悅欣然有歸附之願則當順民心而取之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周武王是也觀於孟津一會諸侯八百是其伐紂而有天下惟順已服之人心而已武王何容心哉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猶囂然有故主之思則當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周文王是也觀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是其不有天下惟順未服之人心而已文王何容心哉然則燕之可取與不可取吾王但當視民心之順與不順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疑乎

齊人伐燕取之一節

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竟乘燕國破亡利其有而取之於是列國諸侯皆有不平之心相約起兵將謀伐齊救燕宣王聞知恇懼問計於孟子言自寡人取燕之後諸侯紛紛舉

兵來伐寡人者事勢至此有何計策可以設備而預待之乎孟子對臣曾聞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能伐暴救民行仁政於天下而萬邦無不歸服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堂堂一大國乃懼諸侯伐已則是以千里而畏人怯敵甚矣臣實未之聞也王何不自反其所爲乎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

此一節是成湯爲政於天下之事葛是國名西夷北狄是舉極遠者言奚字解作何字霓是虹霓雲合則雨虹見則止以比民望王師之切之意徯是等待蘇是復生孟子言臣謂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觀于書之所言可見矣書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爲鄰葛伯無道故湯之起兵實自征葛爲始天下之人皆信其志在救民不是爲暴王若舉兵向東面征討則西夷之人怨望若舉兵向南面征討則北狄之人怨望受害如一主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乎當時百姓冀望王師盼其來又恐其不來如大旱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其望之之切如此王師既至商賈各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夫各安於野而耕耘者不變誅戮其有罪

之君弔安其無罪之民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喜色相慶莫不欣然大悅者所以書經上敘民幸王師道我困苦無聊專等來救我君一來方得蘇息眞是死而復生能不悅乎觀書所言則知成湯能以七十里而爲王於天下者惟其行仁政以救民而有以慰斯民之望耳王今伐燕未能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所以致諸侯之兵者謂不有由然哉

鄒與魯鬨一節

鬨是戰鬬之聲穆公是鄒君轉是饑餓展轉而死殘是殘虐尤是恠責之意昔鄒國與魯國交兵戰鬬爲魯所敗穆公因問於孟子言民以用命爲順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今我國與魯接戰衆有司對敵而死者三十三人乃百姓曾無一人赴救有司而死者此等頑民將殺之則人衆不可盡誅將不殺則怨恨長上疾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乎或誅或宥當何如處之而爲當也孟子對言民不用命不當責之于民惟當反之于已蓋凶年饑歲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動移則饑餓展轉倒死於溝壑其少壯就食他邦走散于四方者不知其幾

千人矣此時人人望救于君上如死中求生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錢有司曾不肯告之於君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君與有司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怨其上者乎曾子有言爲民上者當戒之戒之施恩得恩施怨得怨出自爾身者還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如今方得還報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一施一報乃理之常君何可歸咎于民亦反求諸已而已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承上文言民心疾怨雖有司不恤其民亦由君之不行仁政也若君能以愛民爲心而舉行仁政務恤其饑寒救其疾苦則有司體君之心爲心無不愛其民者矣有司既愛其民則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愛戴而不忘遇難則死其長捐軀而不悔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反已而不可過責於民也大抵君民之情本同一體民有財則當供之於君君有財則當散之於民豐凶歛散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災荒不能爲害而國與民常相保也後世人主以府庫爲私藏

有司以聚斂爲能事民心一散不可復收雖使積藏如丘山何救於敗亡之禍乎明主不可不鑒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一節

薛是國名與滕相近邠卽今陝西邠州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時齊欲取薛滕文公恐其偪已因問計於孟子言滕與薛同處於齊之西境勢相依倚如脣齒今齊人恃其强大將要取薛之地築以爲城薛亡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陵益迫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寡人深以爲懼不知當如之何而可免於吞併之患也孟子對言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與北狄爲鄰狄人時來侵擾太王力不能禦遂棄邠國去至岐山之下重造基業而止居焉當時倉皇遷徙非是有擇於岐山利其土疆之美而居之也迫於狄人之難無可奈何只得遷國於此以圖存耳今滕迫近齊患誠不得已而圖自全之策則法太王之所爲可也

苟能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一節

創是造統是統緒繼是繼續彼指齊說疆是勉强承上文言太王遷國於岐雖出一時避難之權而周家興王之業寔由此開使爲君者果能修德行

仁如太王之所爲則雖暫時失國後來子孫必有應運而興如周之文武爲王於天下者此天理也然人君創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爲所當爲而不失其正使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耳若夫興起王業而成一統之功則蒼蒼之天自有主張豈人力之可必乎今齊强滕弱勢固不敵君將奈彼何哉爲君計者只宜勉强爲善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此外何暇慮焉

魯平公將出一節

平公是魯君嬖人是親倖之臣臧倉是八姓名君之車輦曰乘輿駕是駕馬之是往踰是過厚諾是承應之詞時孟子弟子樂正子仕於魯國嘗在平公前稱孟子之賢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出朝而往見之時有嬖倖之臣臧倉者向前請問言人君舉動關繫匪輕往常吾君駕出則必傳命有司官示以所往之地使知嚮導今者乘輿已駕馬將行有司未知何往敢此請問平公言我將往見孟子臧倉遂阻言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吾君不知自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之賤者無乃以爲是有德之賢人乎夫賢者必通曉

禮義禮豐儉得中義厚薄當可禮義兩字須從賢者身上出我聞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葬母極其豐厚過於前喪則是厚母薄父不知有禮義之大道何得爲賢君其勿輕身而往見之焉於是平公惑於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見夫往見孟子者乃平公一念好賢之心被臧倉阻之遂以不果可見讒說易行君心易惑此明主任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一節

克是樂正子名尼是沮止之意樂正子因臧倉譖

孟子於魯君既已辯白其誣乃遂往見孟子愬說我昔日以夫子之賢薦於魯君魯君以我之言爲然已是命駕出朝來見夫子被有嬖人臧倉者造爲譖毀之言阻止魯君君以此遂寢其行而不果來也小人之能害事如此奈何孟子言不干臧倉之過凡人之遇主而行者或有人在君前稱道其賢使之見用其不遇而止者或有人在君前阻遏其進使之不通此行止雖繫於人而主張實在於天行固非人所能使止亦非人所能尼也我今不遇魯侯道是臧倉阻之自我看來還是時衰運否

天意不欲平治魯國故使我不遇也彼臧氏之子不過一小人而已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於魯君乎然則我今不遇但能安命可也豈可歸咎於人哉此章見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盛則明良合而爲泰衰則上下不交而爲否否泰之分乃國運治亂興亡所繫所以君子小人進退都有天數但士君子可以言天而人主不可以言天人主以造命爲職固當尊用賢才挽回氣運若徒諉之於天則世道何所恃以爲治哉

復宿山房集卷之十終